

我们的节日·清明



清明:相思忆·踏青去

鹧鸪天·祭栗氏三烈士
□魏凤仙

手捧鲜花步履沉,陵园肃穆泣白云。
高山厚土埋忠骨,翠柏苍松掩旧坟。
播火种,救黎民,举家革命立功勋。
英灵万古何曾死,化作青峰励后昆。

花开泪满腮
□李吉伟

又见花开泪满腮,每逢此刻更伤怀。
杏林解我思娘苦,悄把枝头化作白。

缅怀英雄
□朱先贵

浙沥的小雨
打湿了衣衫,打湿了心情
献一束鲜花
立于英雄纪念碑下
是缅怀,更是无限敬仰

想当年——

地道战,游击战
扫阴霾,鏖战急
威武不屈的将士血染家
松涛阵阵
巍巍青山泣英灵

顾回首——

战旗猎猎
英雄魂魄托日月,肝胆映山河
望万里江山,雄浑壮丽
莺歌燕舞,春光无限

清明祭
□汗牛

清明时节
桃花开得似火如烟
因为已故的人
等待鸟儿唱最美的春天

清明的雨总是那样柔软
是泪水却没有哭泣,
总是把人间无尽思念
梳理成唐诗宋词

山野的风有几分寒意
乡间的路上却游客云集
一半为了坟头的荒草
一半是想念山坡的桃李

头上的柳圈
手中的花团
还有老屋檐下的山雀
吟诵着清明的祭语
正飞向云天

清明雨
□魏有花

清明的雨丝丝缕缕
飘洒成泪行
浇灌着绵长的念想

清明的雨

从陆游的诗行里飘出
敲一夜小楼一枝杏花
从古老的小巷叫卖到今天
有紫燕
剪着霏霏的雨帘
落一地哀肠

喊一声母亲 梨花就开一朵
□小陈

十年前
母亲把家搬到了城墙坡以西
临走带了些五谷杂粮的种子
在世间的哪个角落也不肯歇着

每年允我去看她一次
还得借着清明的名义
荠菜给我准备好了白花
蒲公英打着雪白的纸巾伞送我

麦苗用绿毯的温柔
迎接我跪下的膝盖
拔掉地里扎手的刺儿菜
母亲还要在这里点她的高粱

城墙西是母亲的根据地
她宁愿被岁月俘虏也不肯跟我回来
我喊一声母亲 梨花就开一朵
雨点就落一朵
它们都借着我想母亲的名义

忆父亲

□苗喜云

凌晨,我做了一个梦,梦到了父亲。
他还是年轻时模样:高高的个子,笔直的身材,头戴一条白毛巾,微笑着从外面回到家,两个弟弟上前抱住他的腿,缠着他讲抗战时期打鬼子、送情报、救伤员的故事。

1913年2月,父亲出生于河北省行唐县北部山区一个贫农家庭。小时候因家贫,他十来岁就被送往离家30多里路的口头村当放羊娃。后来,全家人搬到口头村居住。1937年七七事变,日寇的铁蹄踏着中华大地,家乡口头村成了敌占区。在进步人士的影响下,父亲积极参加我党地下组织的抗日活动,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义无反顾地投入抗日斗争之中。根据工作需要,我家成了我党地下工作的秘密联络站。

父亲为我党做地下工作多年,他不仅坚强勇敢,而且耳聪目明,身手矫捷。有一次夜里,父亲奉命到行唐县苇园村执行任务,在返回的路上,

突然被伪装成老百姓的日军发现,他立即翻身跳下身后丈数高的地堰子。鬼子的枪声很快在身后响起,父亲利用地形地物,用最快的速度甩掉了敌人。

行唐县组织了民工队伍和担架队,父亲就是一只担架队的负责人。他带领担架队跟随野战部队奔赴前线,从石家庄出发,沿石太线一路向西,风餐露宿,仗打到哪里担架队就跟到哪里。他们不仅要抬伤员,还要帮助部队修工事,往前线运送弹药,捕捉和看管俘虏。父亲带领担架队一直坚持到太原解放,历时3个多月,圆满完成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曾在乡里任职。1958年,父亲响应党的号召,退职还乡任口头村党支部书记,一干就是十多年。

1963年,家乡遭遇了多年未遇的洪水灾害,大暴雨连续下了七天七夜。父亲立即组织全村党团员、干部、民兵成立了抗洪抢险突击队,昼

夜值班巡查。我家住在北沿场里,地势较高,记得有3户人家20多口人搬到我家住,几个屋子都住满了人。父亲组织抗洪抢险连续七天七夜没回家,没有雨衣,他就身披一个麻袋片,雨鞋坏了就光着脚。母亲把被水泡塌的猪窝木头和门楼上的木头拽出来为大家烧火煮饭吃,乡亲们很感激。

口头村是个大村庄,谁家有事父亲都牵挂在心,父亲经常教育我们几个要带头维护集体利益。每年秋收后,别人家的孩子放学可以背着筐到地里去捡丢落的谷穗、玉米、红薯,父亲决不允许我们去,为此弟弟们曾受过父亲的惩罚。

1985年正月初七,父亲因患脑血管疾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全家人悲痛万分。几十年过去了,父亲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他光明磊落、形象深深地刻入我的脑海。父亲凭着对党的坚定信念,凭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腔热血,谱写了一名共产党人壮丽的人生。



清明如画 成林摄

梨花风起相思忆

□孙丽丽

古人云,“三月节,物至此,皆以洁齐而清明矣。”清明是兼具人文与自然两大内涵的节气。

古诗词里的清明,无论绵绵哀思、悲情渺渺,还是风和日丽、踏青游玩,都让这个节气变得意象万千,隽永悠长。

唐王建的《寒食行》:“寒食家家出古城,老人看屋少年行。丘垄年年无旧道,车徒散行入衰草。牧儿驱牛下冢头,畏有家人来洒扫。远人无坟水头祭,还引妇姑望乡拜。”清明祭扫墓纸钱之俗,在唐代就很普遍,寒食期间是要禁火的,人们便将纸钱或插在墓前树上,而那些无人祭扫的孤坟,不由让诗人喟然长叹。

宋代吴惟信的《苏堤清明即事》

“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自生愁。雷惊天地龙蛇蛰,雨足郊原草木柔。”这是宋代黄庭坚的《清明》,春雷阵阵,春回大地,芳草萋萋,桃李绽放,春光就是这样美好,而野田荒冢让人心生悲哀。人生,其实就是一个过程,世间的万物有生就有死,这是规律,谁也无法逃脱。

清黄遵宪的《寒食》:“几日春阴画不成,才过寒食又清明。霏霏细雨花初落,袅袅白波萍又生。窗外轻寒帘内暖,竹中微滴柳梢晴。浮云万变寻常事,一瞬光阴既委更。”诗中有一种淡淡的哀愁,从自然气候的变化,悟出社会人生的哲理。世事如浮云,雨过会天晴,把变化当作寻常事,黎明的曙光就会在不远处招手。

宋代吴惟信的《苏堤清明即事》

一地清明

□乔兆军

年年清明,今又清明。清明节融汇自然节气与人文风俗为一体,既是一个祭扫、缅怀、追思的肃穆节日,也是人们亲近自然、踏青游玩、愉悦身心的欢乐节日。

《岁时百问》解释:“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清明有三候:“一候桐始华;二候田鼠化为鹌;三候虹始见。”也就是说在清明时节的第一个五天,白桐花开始绽放花蕾;第二个五天喜雨的田鼠不见了,全回到了地下的洞中,而喜雨的小鸟开始多起来;第三个五天雨后的天空中可以看到彩虹了。

清明节,我随父亲一起去山上扫墓。一霎清明雨,满地堆轻絮。细雨刚过,那晶莹的雨丝还沾在桃花的花蕾上、柳的眉眼上、风的翅膀上,湿了春色,也打湿了我的思绪。父亲一五一十

地向祖先们禀告,说一说去年土里的收成,今年的打算,报告娃们的工作和婚姻,一吐难言的心事,许几个渴求的愿望……轻风拂过,绿树含烟,花枝轻语,几许相思,几许寄托。

记得小时候听老人们讲:“雨洒清明节,麦子满地结。”麦子的生长在清明时节是最需要水的时候,一阵细雨,一株株麦子挺着脖子,脚蹬于劲儿往上长,感觉又蹿高了几分,绿得越发逼人眼。秧田里已移植了秧苗,小秧苗细细的,纤若新抽的茶芽在风中迎着阳光,细小却坚强。苗壮半收成,田埂上的老汉,抽着一根烟,看着眼前的小岛开始多起来,沾有泥浆的脸笑成了一朵花。

清明前后,春耕春种正式拉开序幕。落寞了一个冬季的田野开始躁动,牛奋地涌春潮,拖拉机、旋耕机不停地劳作着,运肥料的运肥车,耕地的耕地,把春天搅得沸沸扬扬。各

种农活儿,后脚撵前脚,田间地头,整地打塘,杂草要清除,田埂要加固,黄瓜、辣椒、茄子要移栽,玉米、高粱、棉花要下种;篱笆下、墙角边,点几棵扁豆、丝瓜……勤劳的农民怀揣着喜悦在清明时辛勤耕作,播撒希望。

“逢春不游乐,但恐是痴人。”清明时节,春光明媚,草木青青,桃红柳绿,大地一片清静明洁,正是出门踏青的好时节。踏青,最好去田野,去乡村。漫步于乡间小径,一树树桃花故人般来迎你;或奔跑于山林旷野,看树木翠绿繁茂,蓝天明净如洗;或行于堤岸,看流水潺潺,鱼儿在水波里翻滚;或融入无边的春色,天清似水,地明如镜,春意盎然,气象万千……如此美景,怎能错过!

清明,清静清明,明明白白,淡雅、清丽。行走于清明的山水之间,去感受一次清明带给我们的精神慰藉和文化传承。

◎心香一瓣

海棠经雨胭脂透

□耿艳菊

今年春天出门看花,海棠就像天上的云朵那样多而广阔,看得人应接不暇。

说起海棠,想起一段旧事。前些年,租住的地方是两层小楼,房东阿姨在二楼边上朝阳的晾台种满了海棠,一年到头开着深红的花,开了落,落了又开。阿姨浇水的时候,我赞她的花竟然四季里花开不败。她很开心,告诉我,它们就叫四季海棠呢,又极其热情地折了海棠的枝条送我,说,随意插在花盆里就能活,好养得很。

我特意买了花盆,又去挖了一兜土,这么郑重其事地对它,它并没有如约盛开。随性自适,不强求,我并没有太多失望和落寞。

附近公园里也有很多海棠,它们不同于四季海棠,有的高大茂盛,有的风姿亭亭,翠盈盈的叶子先长出来,然后小扣子似的花苞,这花苞尤其好看,胭脂色,满树都是,春天灿烂在阳光下,远远看过去,那样的明丽,让人忘记很多烦恼。大自然有多神奇,这些胭脂色的小花苞蕴含着巨大的能量,过不了几天,就会绽放成一朵朵灵动的花。花瓣正面是白色,背面是隐隐约约的胭脂色,特别而又灵气十足。

公园里海棠花盛开的时候,那一树树灵动的海棠花,总让人想到一张张温柔的笑脸,它们虽局促在一方之地,却活得兴致盎然。植物也有情绪吧,也许在它的认知里,开心比一切都重要。

一直一来,只知道海棠别致好看,并不知道海棠的确切名字。今年突然发现,我所在的城市到处是这样好看的海棠。好奇心下,上网

查了才知道叫西府海棠——“蔷薇科苹果属的植物,小乔木,可高达2.5-5米,树枝直立性强,在北方干燥地带生长良好。”

就在前天,我们在郊外的无名小路上还遇到了盛花期的西府海棠。那条小路窄而破旧,可是两旁却密密地种着很多西府海棠,花开得明媚绚烂,正应了那句诗:“何用别寻方外去,人间亦自有丹丘。”海棠的花枝伸到了路上,从车里伸出手就能够到。那条路偏僻,几乎没有一个人,我们把车开得很慢,时不时伸出手去,拂拂那花枝,宛若在握手致意,大家算是相识了。

西府海棠花期不长,一树胭脂色的花苞,再到满树的花开,很短暂一段的时光吧。春天本就雨水多,一场风吹雨打,花瓣就纷纷飘零了。

一首宋词里写道:“燕子呢喃,景色乍长春昼。睹园林、万花如绣。海棠经雨胭脂透。柳展宫眉,翠拂行人首。”很喜欢其中的“海棠经雨胭脂透”,把海棠花美丽的花事形容得诗意婉约,即便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现实,也隐隐透着一丝舒朗开阔的心情。且不说“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你看,杨柳堆烟,新叶如眉,依依青翠,尘世的风景层层叠叠,也许,前面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写海棠花的诗词,广为人知的还有李清照的《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如今读来,伤感的味道淡薄了,竟也读出一种人生的开阔。一夜风雨,海棠花飘落了,而海棠枝叶青翠葳蕤,卓然向上的气势更加喜人。

◎艺苑散墨

人间三味

□宋扬

蚕豆,不可顾名思义,与白胖胖的蚕何关?某地呼蚕豆为“胡豆”,美食家汪曾祺老先生对“胡豆”一说摇头不解。“胡”是舶来品,与洋葱、洋葱之“洋”一个意思。鲁迅称之为“罗汉豆”,想想真有三分形似——去壳的蚕豆中间有弧线一凹,可理解为罗汉的腰。

形而下之,说吃法。新鲜蚕豆清水煮熟,放轻盐、老姜、蒜捣泥,香醋少许,勾辣子油。豆碧绿,折耳根嫩白,油红亮,具观感。烩蚕蚕豆,藿香更宜。火候不可过,以软而不烂为宗。炒比凉拌清雅,以筷夹而佐酒,以手撮而零食,老少咸宜。时令过,干豆落,就该吃干蚕豆了。铁锅焗红,白炒,捞起候冷。也有中和做法,炒至金黄用冷水猛激,白雾腾腾,蚕豆慢慢软化,但留干豆的嚼劲,撒葱花、入酱油,有盐有味。干豆软吃,可谓智慧。

花生先生花而后生果,花见阳于外,果避阴于地。花生随处可见,有人出谜语“麻屋子,红帐子,里面住着白胖子”。“红帐子”指花生的一层薄衣,红皮细软不脆口,一吃根本停不下来。

农历六月花生苗黄,花生果熟,沙土蓬松,扯一把沉甸甸压手。最佳莫过于吃,满口余香,还带着土地的温暖。挑拣后的嫩果不剥壳,以盐煮,下八角、茴香、花椒粒,小孩子吃完最后一颗还要舔指头。含蓄一点的,去皮拌入新

制二荆条辣椒酱,勾少许香醋、野山椒水,再以香菜点缀,香、辣、鲜。油炸花生已是无奈之举,干香与天然香不可同日而语。花生一晒,水分全无,发干,此为储存不二之选。有人尝试直接晒干不淘洗的泥花生,一定程度锁住了原始风味。

以前农村孩子没多少零食,母亲隔三五岔地摸出几颗花生,孩子欢呼雀跃。“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找医生开药方。”萝卜是可以入药的。幼时读《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至“拔何首乌”一节,没见过何首乌的我能想到的只有连根带须的白萝卜。

萝卜缨如绿伞一样擎着,不惧虫害。沙土、肥料、种子一撒,即可坐等收成。白水煮萝卜自有一段唇齿间的清香,漂一点葱花,一清二白,干干爽爽。吃牛羊肉汤讲究先荤后素,一番大肉饕餮后,抄原汤加白萝卜片再煮,此汤更比原汤多一味。新鲜白萝卜皮加冰糖、精盐、干花椒腌渍或直接浸泡菜坛搁一宿,嘎嘎脆,佐稀饭,干饭均可。去皮的白萝卜切成不粗不细的丝,晒至半干,揉以盐、白砂糖、香料粉、辣椒面、花椒面,味重而香。

萝卜因质地坚硬易定型,常被大厨们精雕细刻成花鸟虫鱼的菜饰。据说某些地方已经有了可以当水果吃的改良萝卜,真是科技发展助力了农业生产,也丰富了美味人间。

燕赵风